

海韵文丛
远方出版社

徐维新 胡永其 主编

“海韵杯”全国微型小说大赛
获奖作品集



“海韵杯”全国微型小说大赛

获奖作品集

主编：徐维新 胡永其

远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怀 栋

特约编辑：胡永其

“海韵杯”全国微型小说大赛获奖作品集

(海韵文丛)

徐维新 胡永其 主编

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老缸房街 15 号)

内蒙古财经学院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8 字数：180 千字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80595-607-3/I · 249

总定价：220.00 元 本册定价：18.00 元

序

沈鸿鑫

奉献在读者面前的这本微型小说集，是“海韵杯”全国微型小说大赛获奖作品的结集。微型小说是一种轻巧灵捷、广受欢迎的文学形式。在世纪之交、千年更迭的历史时刻，回眸往昔、关注现状、展望未来成为人们的共同心态，如何用文学形式记录下这一历史时刻的世象百态，微型小说有着特殊的优长。《解放日报》实业公司和上海市浦东新区文化艺术指导中心联合举办“海韵杯”全国微型小说大赛，就是旨在发挥微型小说的特殊功能，以繁荣文学创作的最新成果向新世纪献礼！

这次大赛得到了全国各地广大作者的热烈响应和支持。近千名作者寄来了他们的作品，除台湾和香港地区外，全国32个省市和澳门特别行政区都有作者参与，澳大利亚的华人作者也寄来了参赛作品。从作者的层次来看，既有知名度较

高的老作者，又有初次尝试的新作者；既有退休赋闲的老人，也有尚在校园就读的学生。他们之中有机关干部、部队战士、教师、工人、农民，复旦大学中文系的许多学生表现出很大的热情。如此广泛的参赛面是十分令人欣喜的。

这次参赛的作品达到了较高的水平，评委们经过认真评选，评出二等奖4篇，三等奖8篇，佳作奖74篇，我们把这些获奖作品结集出版，不仅是对这次大赛活动的一个记录，而且是奉献给广大读者的一份营养丰富的精神食粮，提供给广大作者的一份交流经验的宝贵资料。可以相信，它对微型小说的繁荣必将起到促进的作用。

收集在这本集子中的作品，从总体看，呈现出以下几个鲜明的特点。

一是题材广泛。有反映新疆石油工人野外生产和生活的（《他也叫我爸》），有描写农村姑娘出外打工故事的（《外面的世界》），有触及社会伦理道德问题的（《第一百个幸福》），有批评官僚主义和不正之风的（《联合发文件》、《鸽祭》），还有涉及国际题材的（《证人》），如此等等，可以说是全方位地摄取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的瞬间画面，信息量很大。

二是时代感和生活气息浓郁。许多作者把触角伸到现实生活中去，努力把握时代脉搏。不少作品生活细节真实生动，生活气息浓烈，而且蕴含着作者对事物或讴歌或鞭挞的鲜明的人生态度。如《他也叫我爸》，虽然篇幅很小，但给人描画了一幅石油工人野外生产、生活的生动画面，通过秀到基地探亲，泉的儿子叫汉子们“爸”，儿子撒尿弄脏了饮水等生活细节，点出了野外生产的艰苦以及石油工人粗犷、乐观的性格和特有的深情。读者不仅有身临其境的感觉，而且得到了

强烈的艺术感染。《第一百个幸福》写老一辈对儿女无微不至的关爱和小辈对老人的嫌弃，最后老人以自己的死来实现给女儿一百个幸福的许诺，这令人十分辛酸的结局提出了一个社会伦理的问题，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三是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微型小说篇幅短小，尤其注重对生活素材的提炼、开掘和艺术技巧的运用。不少作品注意了作品内涵的开掘，注意了构思的巧妙、人物的塑造和语言的容量，从而产生较强的艺术感染力。《剪子包袱锤》构思很好。开始松、柏、竹三人用剪子包袱锤的办法，谁赢了，谁可以先向菊求爱；可是十年以后，他们却谁也不肯娶菊，还是用老办法剪子包袱锤来决定，可这次是谁输了谁得娶她。这一逆向的结局出人意料，具有很强跌宕感，作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在经济大潮中人们生存状态的变化和观念的嬗变。《联合发文件》中抗旱的紧急情势与缓慢的文件旅行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而最后吕县长学习回来，对排名次的事情拍板，可是文件下发的关口，旱情已变成了洪水泛滥的灾情。作品以夸张的手法以及最后旱情与洪灾的突变，强化了作者所要批评的弊病之危害。像《他也叫我爸》、《第一百个幸福》、《鸽祭》等作品都很注意对人物性格、心态、命运的刻画和描写，给读者留下了较为深刻的印象。总之，这本作品集采撷了生活中的一朵朵浪花，而这一朵朵浪花折射出了大海的广阔和深沉。这些作品也像一株株报春花，报道着新世纪春的消息。

我们感到不够满足的是，在这次参赛作品中还缺乏具有震撼力的大作。新的世纪呼唤着更多新作和大作的出现。大作的“大”字并非指篇幅的大小，而主要看其思想的内涵与艺术的水准。鲁迅先生的《一件小事》、《阿Q正传》篇幅都

不大，但确是大作。今天的微型小说也应该有自己的大作。我们希望微型小说的作者们投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多彩生活，加深对生活的体验、观察和理解，加强思想和艺术的修养，追求独创性，树立精品意识，努力创作出更多闪耀着时代思想光辉、洋溢着艺术才华的新作和大作，也希望文学界和社会各界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支持，营造良好的氛围，使微型小说这朵艺术之花在新的世纪开放得更加绚丽、更加烂漫！

2000年6月6日于浦江之滨

(沈鸿鑫先生为上海艺术研究所研究员、著名文艺理论家)

目 录

序·····	沈鸿鑫 (1)
他也叫我爸·····	刘殿学 (1)
剪子包袱锤·····	李永强 (4)
第一百个幸福·····	张 俊 (6)
联合发文件·····	闻正刚 (9)
证人·····	心 水 (12)
鸽祭·····	朱春生 (14)
外面的世界·····	谢丙月 (17)
削价裙子·····	程维钧 (19)
宠物·····	司玉笙 (22)
新主任到来之前·····	韩 英 (24)
老瞎子·····	凌鼎年 (27)
一张磁卡·····	吴 毓 (31)

恋爱季节·····	郑志勇 (34)
和名人合影·····	牟雷欧 (37)
误区·····	孙方友 (40)
好人的悲哀·····	张有义 (43)
跑调·····	许国江 (46)
惯性·····	耘 文 (49)
青青的果子·····	徐慧芬 (51)
牛太叔放牛·····	杨祥生 (54)
一盆录音带·····	汤祥龙 (57)
画中人·····	应世军 (59)
姐妹·····	沈 璐 (62)
梦在身边·····	青 雪 (64)
英雄·····	闵前华 (68)
爱·····	阳 夕 (70)
礼物·····	陈清源 (73)
呼救·····	喊 雷 (75)
门铃·····	朱培植 (78)
擲榜·····	李朝信 (81)
故里人物·····	刘仁前 (86)
锁·····	刘建超 (89)
告急电话·····	蒋文锋 (92)
“国脚”·····	徐立忠 (94)
大鱼·····	修样明 (97)
千禧饺子·····	赵家贵 (101)
错位·····	天池雪 (104)
车厢变奏曲·····	金 光 (107)

名利双收·····	郭明敏(110)
眼睛·····	吴至华(113)
玻璃项链·····	匡林文(115)
卖玫瑰花的小女孩·····	李崇辉(118)
手机·····	张永安(120)
中彩·····	顾铁民(123)
画·····	沈毅佳(126)
风险·····	绍 森(129)
代价·····	曹光贵(131)
漂亮的大女孩·····	张佳楠(134)
又是大蒜丰收时·····	耿永德(137)
戒烟·····	魏 海(140)
马罗锅·····	刘义忠(142)
产值·····	杨国庆(145)
取经·····	龙寅 余星星(147)
幺叔·····	贾文成(149)
傻冒的故事·····	寅 虎(151)
女强人的内心独白·····	杜凤香(154)
第二天晚上又响起敲门声·····	李永康(157)
陶渊明来访·····	晓 晓(161)
我与闵部长·····	李敬洙(164)
叛徒·····	赵自珍(169)
派饭·····	胡长荣(172)
钓局长·····	晏振华(175)
调动·····	周 杰(177)
选择·····	陈永志(180)

父与女·····	钱 岩(182)
项链·····	吴小东(185)
程局长的好意·····	李正红(187)
除夕·····	汤桂珍(190)
癞蛤蟆点吃天鹅肉·····	刘国栋(193)
开发·····	林玉钢(196)
提拔·····	徐 杰(199)
彼一时此一时·····	沈锦华(201)
醉酒·····	赵笙根(203)
意外的意外·····	胡 平(206)
找活·····	金有才(208)
猎物·····	李祥峰(210)
老辈的故事·····	李月圆(213)
美姑·····	刘国金(216)
一只哈密瓜·····	陈春宝(219)
木耳·····	钟 勋(221)
兵和姐的爱情·····	韩 涛(224)
父亲的债·····	魏晓明(227)
伉俪行·····	寇 欣(230)
一对玉镯·····	任晓芳(233)
松果儿·····	宋国军(236)
打工奇遇·····	徐振琪(238)

附录：“海韵杯”全国微型小说大赛

组织机构名单····· (241)

他也叫我爸

新疆奎屯 刘殿学

从基地到205井，一百多公里。正好有顺车，秀就带着儿子去井上看大泉。大泉有半年多不回基地了，说当了领班，更忙。哎，忙不忙，就这样，跟了这班油狗子做老婆，就得有那个耐性。

电话打到井上，班里几个小伙子乐的。

小非洲说：泉哥，我给嫂子先准备一杯凉水，啊？天热哩。

“曼德拉”说：你懂个屁，得先准备“招待所”，知道啵？说着，就找来块篷布，将篷屋一角的大泉的那张小床隔开。

大泉知道“曼德拉”啥意思，也不说话，光笑。

那个开便车的师傅也好，20来吨的油罐车，七拐八拐，一直把秀送到篷屋门口。

五个汉子，下午没班，全在。见到秀拽着小儿子从车上下来，一个劲地咧着大嘴拍巴掌。弄得秀一时不知所措，只

是低着头笑。一见到大泉，猛地上去捶了他一下，就撇下儿子，逃也似地先进了篷屋。

那个小儿子倒是没见过这场面，就像欢迎克林顿似的，干啥呢？他不想跟他妈进屋，甩着膀子，不要他爸抱，光对那几个黑脸叔叔看。

“曼德拉”喜欢得什么似的，蹲下去，手摸着他的小鸡儿：哎哎，狗子，你看看，这五个人，你应该叫谁爸？

爸。

啊，我做爸了！“曼德拉”乐得用头去顶狗子的肚子。

小非洲直笑，看狗子叫了“曼德拉”一声爸，连忙拉过狗子：哎哎哎，你叫我什么？

爸。狗子三岁，谁问啥说啥。

哈哈……“爸爸们”乐成一堆儿。他争你夺，抢着抱，抢着亲，又粗又黑的大毛嘴，把人家嫩嫩的小脸蛋儿，亲得发红。

亲完，有人拿眼一寻，大泉不见了。再往篷屋里一探，那围布里边正在说话：

秀……

秀。“曼德拉”心里痒痒地，小声跟里边学了一句。

里边人没听见，继续窃窃地说：我不用你喊我。你说，半年多了，你想不想我？

里边的大泉还没来得及说，外边倒有人先说了：想，想死我了。

大伙偷偷一笑，马上自觉地散溜开去。叫小非洲在外边看着狗子，不准进屋。

小非洲就到戈壁滩的蒿丛里，捉蚂蚱给狗子玩。

狗子在后边一顿一顿地走。走到门前的红桶旁边，撅着小鸡儿，往里边尿尿。

小非洲一见，马上跑过来喊：狗子，哎哎哎……

一声没喊完，大泉在门里看到了，大步跨出来，对着狗子屁股就是一巴掌：你狗日的，这能尿！

狗子捂着屁股，嘴一撇，哇！大哭起来。

散溜开去的“爸爸们”一听，赶快跑回来。看着狗子圆溜溜的小屁股蛋上，五条红蛇梭，正往起肿。心里煞就疼了，瞪起眼，一起吼大泉：

你二球呀你？你二球！

你法西斯呀你？你法西斯！

……

大泉不听他们吼，急得还要再来一下。

“曼德拉”抚着狗子一红梭一红梭的屁股，伤心得眼泪都出来了，紧紧地搂住狗子，决不让大泉再打，说：是你一个人儿子？他刚才叫我爸哩。

大泉急得一跺脚：你看看，这狗日的把这桶水给整的？班里一天只能分到一桶水。待会儿，大伙就要上井台咋办？

那怕啥？童子尿大补，知道啵？真是。“曼德拉”说着，又对一边的小非洲发态度，楞着干啥？给大伙灌水。

小非洲叮叮当当地把大伙的水壶拿来。

大泉说：不行，我对不起大家。

小非洲一梗头：咋啦？他也叫我爸哩。

(获本次大赛二等奖)

剪子包袱锤

河南固始 李永强

松、柏、竹三人是最要好的朋友，平日里就算是吃个馒头也要掰三瓣的。但是，有一段时间，松和柏却闹到相互间不说话的地步。这样僵持了一个多月，两人都憋不住了，相约去向竹说明白，让竹给拿个主意。松说：“竹，我有个秘密要告诉你……”柏却抢到了前头：“竹，我爱上了菊，可是松却要和我抢！”竹听了大吃一惊，因为竹也很喜欢菊，前天刚送给菊一封情书。竹沉默了一阵，对松和柏说：“我们都是最要好的朋友，对不对？”松和柏齐声道：“那当然！”而且，我不想瞒你们，我也很喜欢菊。”竹轻轻地、但又很坚定地说。松和柏对视了一眼，又一起看着竹。竹问：“你们谁想退出竞争？”松摇了摇头，柏鼓着眼说：“我不会退出的！”竹说：“我们都不愿退出竞争，但又不想影响我们的友情，得想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竹又沉默了一会儿，笑道：“我们三

人都可以向菊表达感情，最终决定要由菊来作出。不过呢，得有个先后顺序。这样吧，咱们来剪子包袱锤，谁赢了谁先向她求爱！”松和柏都说：“好！”结果柏排在第一，竹排在第二，松排在第三。他们先后都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向菊表达了爱意。菊兴奋得面如朝霞，但心里却又难以取舍。因为松的憨厚、柏的刚直、竹的沉稳都给她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何况他们都是自己青梅竹马的朋友。于是她对三个人说：“你们三人都有机会，但我要给你们一个激励。谁先挣到十万元，我就嫁给谁。”三个人听了都很高兴，他们相互击掌，然后分别南下闯世界去了。第一年回来，三人都挣了万元左右，他们相互间没说什么，就又南下了。第四年回来，三人都挣了七八万元，可他们似乎已经忘了南下的初衷。转眼之间十年过去了，松成了房地产商，柏成了令人瞩目的企业家，竹则成为著名律师。他们的个人资产，均达百万元左右。虽然他们三人经常见面，可谁也不曾提到菊。菊在家里等啊，等啊，一头青丝已掺上了白发，眼角的鱼尾纹也显现出来。她觉得不能再等下去了，便乘车南下找他们三人。他们开始总是找借口不想见她，可没想到菊的能耐也不小，最后还是想办法把三人揪住，聚在了一起。“你们到底打算怎么办？”菊气呼呼地问。三个人相对无言。竹说：“这样吧，菊先回避一下，我们商议个方案再叫你。”菊出去后，三个男人你推我让，谁也不肯娶菊。竹想了想，道：“咱们还是来剪子包袱锤吧。不过，规则要改一下，谁输了谁得娶她！”

(获本次大赛二等奖)

第一百个幸福

上海 张俊

昂路过中心公园时看见一位周围停满鸟儿的老人在长凳上坐着。卖鸟食的摊主，对着老人只是无奈摇头。

“唉，真可怜。每天都坐在这里，直到傍晚才离开。”昂从摊主身旁走过，听到这话就很好奇，便来到老人身旁坐下，手逗着围在老人身旁的鸟儿。

“试着喂它们，它们会很亲近你的。”老人微笑地递上半包小米。

“你天天都坐在这里吗？”昂问。

“是啊。”老人一脸和蔼。

“你为什么不呆在家里呢？”有几只鸟儿飞上了昂的肩头。

“回去也只是累赘。”老人的脸上出现了哀伤。

天暗了，公园无人了，告别后各自离去。昂不时回头，看这位和蔼但又充满哀伤的老人。他不解，为什么老人会说